

憂國憂民一俠者：唐文標先生座談會（二）

尋找理想國的唐文標

主持人林孝信：

唐文標的小朋友與新朋友，大家午安！非常榮幸主持這場會議。唐文標的面向是非常寬闊的，他有非常豐富的一生，雖然很短暫；他的一生像一顆流星，即使不長，但是他發出了萬人矚目的光輝，會長久地留在所有觀望過他的、受他影響的人們心目中。

唐文標首先是個詩人，再來是個偉大的、有影響力的文學評論家，除了這些，還有第三個面向，就是我們這一場次的主题，唐文標做為一個社會實踐者。有些文學家或詩人，只是在他創作的天地裡發揮，但唐文標是非常不一樣的，他是一個熱情並且多面向的社會實踐者。事實上，很多人懷念唐文標，不完全只是被他〈僵硬的現代詩〉或是幾篇文章所感動而已，更多人懷念他，是因為跟他的相處。大家知道愛因斯坦在科學有非常重大貢獻，可是很多人懷念愛因斯坦，是跟他個人相處的時候，對他的人格、作風所感動。唐文標也有類似的情形，他在不算長的一生中，留下了太多讓我們回味的地方。

今天非常榮幸邀請到四位，都是跟唐文標相處相知非常久的人，讓他們來做個引言，把唐文標的社會實踐、對社會的關懷，憂國憂民的俠氣，重新再呈現出來。台灣社會缺乏這種有俠氣的人，希望唐文標的重新出現，或藉由這場座談會，能夠把這俠氣的精神，灌注到台灣社會，相信這是大家共同的願望。首先請陳曉林先生第一個引言。陳曉林是聯合報長期的工作者，現在還是聯合報的主筆，歡迎陳曉林先生為我們引言。

與談人陳曉林：

唐夫人、各位唐文標先生的老朋友或新朋友，今天榮幸在這裡跟各位報告，我所瞭解的唐文標的一些面向，而且對於文標兄走了二十多年來，許多時事的演變，以及當年我們所談論的一些議題，能夠有一些回溯，我覺得非常有意義。本來這場不管怎麼樣也輪不到我先講，不過各位跟文標交情夠深厚的朋友們，希望到後面才講，所以我就拋磚引玉。

唐文標他所想像或他所追求的某種理想國，只是唐文標人文關懷裡面的一部分。我們今天所談的唐文標在台灣文化界的評論表現，其實也只是他生命裡面的某一個階段而已。包括像林孝信跟唐文標當年在海外保釣運動，那段轟轟烈烈有喜有悲的歲月，我今天就不再多談。唐文標關於一個理想國的想法，是他在台灣所出的第二本書《天國不是我們的》，比較有系統地，把他想像中的公平正義而且有人文情懷、多元包容的境界的一個國度，他的一些論述與嚮往，藉由一些藝術評論，譬如對古典戲劇《寶娥冤》，現代電影《第七封印》，以及張曉風的《武陵人》…等等，藉由對藝文創作成果的剖析，把

他所想像中的一個華人世界，在經歷天翻地覆的各種變化以後，如何去重建一個心靈家園，把心靈家園落實到現實社會裡面，這是他的一些想像的投注。雖然所有論述是千迴百折，但是唐文標的故事是很簡單的，在《天國不是我們的》他最後說，我在台灣的這些故事，沒有什麼悲歡離合，沒有什麼離奇曲折，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公民學習愛我們的社會，愛這個世界的表現，我願學我的農友們呈獻他們的農產品，工友們呈獻他們的工藝品，漁友們的魚，礦友們的煤，我把他們蒐集在一起，請各位來指教。這個大地是如此地富裕、盈滿，如此地包容和博大，無論他兒女們的產品怎麼樣地笨拙和缺失，他一定會接受的。最後他把這個集子獻給他所有的朋友，所有關心他的人以及他關心的人。其實唐文標所有集子的序跟跋都有同樣的話，就是他愛這個社會，他關懷這個社會，同時他也願意把他的思考所得獻給這社會上有心的人。

唐文標所追求的理想國，一方面看起來非常高遠，但是另一方面又充滿了人的溫度、人的關懷、人的互動中的情誼，跟一般提倡柏拉圖式的理想國是不一樣的。我們從這些理念架構來看理想國，它有非常條理分明的一些論述。唐文標除了深刻的論述之外，是用人的溫暖與人的情懷來關懷這個社會和他周遭的人。所有受到欺侮與迫害的人，都是他追求的公義社會裡面，能夠團結起來的人們。

這二十多年來，我個人感受非常深刻，像他那樣一個博大包容的人，如果他看到今天台灣社會受到撕裂、人跟人之間的冷漠和不信任、彼此之間的猜忌與刻意的迫害，不曉得他做何感想。就是因為唐文標的精神與論述，在這個社會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跟推動，以至於這二十多年來台灣社會才落到今天這個地步。在我們紀念唐文標的時候，我個人一方面對他在那樣的紛亂中去尋求一種論述，指向於心靈的烏托邦、心靈理想國，我非常地佩服。我更佩服的是，他用一個平等關懷的心來對待所有周遭的人，對待這個社會，對待兩岸，對待整個華人社會。從美國到港澳、到台灣、到兩岸，都是他所關心的對象，是他想像中應該建立理想國的地域所在。這是在我跟他經常聊天的，真正深刻感受到的。

另一個感受是，唐文標非常強調人的尊嚴。人要有人格的尊嚴，要有學問的尊嚴，也有民族的尊嚴、歷史的尊嚴，所以他在文學藝術評論之外，有個非常重要的想像：希望建立一個以華人社會民主實踐為主體的一個學派。那個時候我們經常提到法蘭克福學派、芝加哥學派、哈佛學派…各種的人文學派，因為人文社會科學在三十年前算是熱門的議題，可是唐文標覺得，當時台灣只是引進歐美思潮、名詞，沒有自己立足於華人世界、華人歷史遭遇的人文實踐，它中間的挫折與反思、超越與克服，他認為這方面應該要有自己的論述，有自己的學派。當時他非常冀望能建置這學派的兩位朋友，今天都在這裡，一個是南方朔，一個是陳忠信。他經常談到台北可以有台北學派，可以用學術的概念與人文的關懷、民族的尊嚴，把純粹泛西洋影響的人文社會科學論述做一個平衡，或是至少有自己的聲音。這是唐文標主要的命題，譬如檢討現代詩開始，強調「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什麼人」強調我們的時代、在哪個地方、到底我們是誰。

唐文標在談到現代詩時，他引述了好幾首詩都在講「一群大雁飛過天空帶來了我們這番感懷」，他就說：「唉！我在台北也住了一段時間，我從來不知道台北有這麼多的大雁會飛過。」這就很明顯地展現，唐文標看到的文學表達與藝術想像，其實是脫離人間煙火，其實是跟這現實的情境不相干的地方。所以關懷現實，給予所有現實的努力一些人文的意義，這是唐文標給他朋友的啓示，他用他的身體力行，不止是用文章提振我們的理想。在三十多年前，當時的文壇主要就是現代文學、存在主義和閨秀文學，或者是更往前的反共文學，這些東西我們現在回過頭來看，其實是與人們的生活脫節和疏離的。而唐文標要求人要誠實地面對自己，誠實地面對這個土地，誠實地面對這個時代，他用這麼誠懇的呼籲，以他不懈的實踐來鼓舞了那麼多的朋友，終於使得那個時代展現了某些既有理想主義色彩、追求理想國，又有人文實踐的足跡，一步一腳印地實現一些成果，如同剛才提到的，不論是農友們的農產品、礦工們的礦產品，基本上都是這時代的人文實踐的一些成果，在唐文標看來，這跟大師們論述，或是藝術家們的創作，是同樣有意義的。這樣博大包容，能夠這樣重視社會實踐、人文關懷的文人，其實在過去幾十年來是很少見的。

他和在座很多朋友有幾十年的交情，他對每個朋友的關懷，以及默默的協助，這個大家是非常清楚的，包括南方朔先生當年的夏潮，在艱困的環境中辦得那麼有意義，唐文標不但寫了很多文章，事實上他從他教書所得，不知道挹注了多少錢，使得這個雜誌能夠辦下去。所以，我們紀念唐文標，一方面感念他對那個時代的貢獻，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碰觸到我們內心深處，使我們真正知道一個真正關懷這個時代的人，帶給我們多大的鼓舞與溫暖。謝謝各位！

主持人林孝信：

非常謝謝曉林兄，唐文標追求理想國，他把他的內涵解釋得非常清楚。每個人都有他的一段追求理想國的時期和信念，但是唐文標在曉林兄剛才的介紹裡，讓我們明白他不只是執著、飄在半空中追求理想的人，他有非常實質上在實踐追求，還有他對人的品格態度。我在美國時，吳乃德到芝加哥大學政治系唸書，他就跟我說，台灣現在可能要出現一個「台北學派」，效法法蘭克福學派的方式，有三個人來主持，就是剛才提到的其中一個、現在離我們而去的人，另外兩個非常榮幸地，等一下我們可以聽到他們的發言。現在第二位，請唐文標的小朋友，也是數學家汪益老師，介紹他所認識的唐文標。

與談人汪益：

「小朋友」我肯當，「數學家」我可能就差遠了，唐文標自己都不敢稱數學家。唐文標數學是念得很好，可是我認識唐文標並不是因為數學的關係，我認識他，是在我大學二年級，費了很大的功夫從物理系轉到數學系，那時候我認為，沒有受過數學訓練的人，怎麼能夠批評時事呢？唐文標就是一個受過數學訓練，又批評時事的人。

那時我這個小左派，手裡抱著一本SOCIAL HUMANISM，那個時候都是新馬克思主義，台灣那個時候只看得英文的材料，我父親就指點了我到長輩家找書，他當然是年輕時候私藏了一些不該有的書，我就找了一個非常好的機會，到尉老的朋友何欣先生家裡。就在這個何先生家裡遇到唐文標，他看到我手裡的書，一把搶過去，說：「你也在看這個東西？」何先生家裡面是他們父子倆同住，老先生是何容先生，是國語推行委員會第一任的主任委員，房子就是國語推行委員會的房子。何老先生在隔壁房間裡面，整個房子裡面就是完全聽不懂的廣東國語，我坐在那裡聽到我的父母用廣東話交談，聽得非常辛苦，一個人非常沒有語言天才，從這點就能夠看的出來，後來我去上了國語日報正音班，一點效果都沒有。

唐文標這個人，我昨天一直想我該如何描繪他，我想他就像…剛剛陳老師講得太好，他最重要的基本特質就是——認定人一定要有尊嚴。他還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特質，他是三種信仰的信徒，這三種信仰都是人家教給他的，他再自己從生活裡面發展出來。第一是民族主義，大家都知道唐文標是三代華僑，美國在一九五二年通過一個法案後，中國女人才能進美國，廣東華僑是在廣東鄉下娶了親，然後再回美國去，（在廣東鄉下）生了（的）孩子，到十幾歲後再送去美國，這樣的背景會有民族主義自然發展出來的，唐文標是個大左派，這個是他的背景；第二個信仰是民權主義，當然在台灣這高壓社會，人要求尊嚴的話，你看不過而產生的；第三個就算是民生主義，他是個十足的社會主義追求者，要經濟上與社會上的公平，要有精神發展上的公平；你如果沒有他帶一點惡毒的幽默感的性格、沒有自己嘲弄自己的幽默的話，你就很容易變成一個悲情的自憐的民族主義者，或是濫情的工農兵歌頌者，唐文標都不是。

我記得很清楚，他一天到晚談台北學派的這段時間，就想把這些東西組織起來，變成一個不是以口號代替思考的一套簡單的論述系統。很可惜唐文標過去以後，現在台灣社會最驚嚇的一點就是「派遣人力」，這樣的東西發展下去的話，人的尊嚴完全是沒有的。但我們現在這裡一面紀念他，一面想到他，我們還是不知道該怎麼做。他認同台灣這塊地方，把這地方當做家鄉，但是我在想甚麼樣的土地能生出唐文標這樣性格的人？當然他的華僑背景是很重要的因素，但是他養成的階段，對我來說，雖然跟他很多很多年，談過很深很深的東西，但是我始終搞不懂的是，他中學時候在香港受的教育，這個成長的過程都是片片段段，等一下也許老關可能會知道多一些，解開我多年的疑團，謝謝！

主持人林孝信：

非常謝謝汪益老師，幫我們瞭解唐文標的社會實踐。我們接著要請兩位剛好都是當時「台北學派」的「三劍客」！我們就依次請他們來談。剛才我們都明白了唐文標不僅僅只是一般所謂的詩人、文人，他事實上有很豐富的社會實踐，而這兩位，也有很多的社會實踐。其中，陳忠信，我想大家都知道他，他與台灣當時的黨外運動與民主運動參與很深，對台灣社會的接觸非

常深刻，我們現在就請陳忠信爲我們做個引言。

與談人陳忠信：

剛剛孝信說我們是「三劍客」，其實，當時是被叫作「台北三醜」。唐文標逝世已經將近四分之一個世紀，但是在我的感覺上，他還是跟我們同在，今天黃春明大哥在這邊，記得二十四年前他開著車子，從辛亥路的殯儀館，我抱著唐某的骨灰罈到善導寺，現在感覺那骨灰罈的溫熱猶在。這次辦這個活動，邱大姐要我講點話，我在想要講什麼，想來想去，實在很不好講，到最後想了一個辦法，抄他書裡的一些話，再加上我的理解跟我的一些感受來講講唐某這個人。

這場主題叫作「尋找理想國的唐文標」。我是一九七八年認識他的，如果沒有記錯，當時陳婉真跟陳鼓應要選舉，我在桃園幫另外的人助選，寫了一份兩萬字的大字報批評國民黨，被陳鼓應這邊拿去用，準備用毛筆寫成一、二百公尺長的大字報，準備貼在台大校門口邊，唐某他們好像也參與其事，大概是這樣認識的。後來我們又先後在同一個社區租屋作鄰居，我到美麗島雜誌社當主編，他也在美麗島雜誌上寫文章，討論清末林爽文事件是流寇還是革命，是批判性很強的一篇文章。我這次找出一些他用美麗島雜誌社的稿紙寫的原稿，送還給邱大姐。

唐某喜歡送一些印刷廠還沒有切邊的書給人，一九七七年他出版《快樂就是文化》，他在送我的書的扉頁上就寫著：「爲一個沒有人欺負人，沒有人被欺負的世界奮鬥」。我想：他的社會實踐就是貫串著這樣的理念。在一九八一年出版的《我永遠年輕》中，他在扉頁寫道：「我時常會令自己挨著飢餓，使我有牙齒去咀嚼更多的苦難和愛」。在同一本書〈人間的條件，試論「人民廟堂」事件〉一文中，他寫道：「人間是怎樣形成呢？人間是許多人肯捨身爭取自由，肯忍耐來堅持理想，這樣一步一步踏過來的，人間還有甚麼條件呢？有，只有這一條，它是由我們的遠祖、我們的父親，和我們自己永遠不休息，一步一步走出路來，踏成坦途，除去障礙，開闢一個自由平等博愛的平原來，這才是真正我們的人間。」我想像這樣的語句，許多朋友應該都很熟悉。但是，在他生病以後，在我跟他的接觸的感覺中，許多帶著生命之悲涼感的東西出現了。在這段時間他寫的許多作品中，你可以感覺到某種悲涼感已經在他生命中出現。比方他在《中國古代戲劇史初稿·後記22》中寫了一段話，他提到余光中威脅《現代文學》的白先勇跟姚一葦，不准再發表任何唐文標的文章，所以他怎麼寫都被退稿，他這樣寫：「時維一九八四年，唐文標謹記於言論自由的自由中國，一月十九日，是日新生嬰兒唐宏人剛滿周歲，希望他生活在更自由的人間吧。我們這個時代只有這樣子了。」這很容易讓人想起魯迅《墳·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中「自己背負著因襲的重擔，肩住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作人」的那一段話。

這一段日子，他很喜歡新生的嬰兒，認爲那是人類的希望，他在一九八四年出版《中國古代戲劇史初稿》，在送給我那本的扉頁上是這麼寫的：「送

給忠信香燕，以新生嬰兒」，後面他用比較小的字寫：「人類的希望」。我感覺他好像在跟時間賽跑，悲劇式地知道時間不多，悲涼地把希望寄托在新生兒。

大家都知道，唐某常說他是台灣第一雜家，詩、武俠、張愛玲、影評、戲劇，甚麼都談，但到晚年我接觸到的他，我感覺他在想一些更深刻的東西。比方說他談中國武俠小說史的殘稿中，他指出整個武俠小說不應該只是消遣文學，不應該是逃避文學，他認為新的武俠小說一定要直接碰觸到群體道德性問題，要去反對不公不義的問題，所以他主張，這時代應該有「新武俠」，武俠不應該是只供人作夢的地方，不應該只是消極地供應我們一個逃避樂園，而應該積極跟我們探討時代問題，指出我們人類建立一個社會來生活的理由，新的武俠應該是個「新道德的練習地」。他寫武俠小說史涉及很廣，包括廣泛的社會史考察，可惜沒有寫完。

唐文標就是這樣在追求理想國。但就像南方朔在北京三聯書店出的那本唐文標選集所寫的序言提到的，大眾文化的泛濫在唐文標晚年已經開始出現在台灣。唐文標開始問「救贖」的問題，這也是我們在他現在的文本中談得比較少的，我覺得在《中國古代戲劇史初稿》是他重新思考這問題的第一步。他在這本書中這樣說：「我們要勇敢討論中國的文化命題」，「為中國歷史追求新的瞭解」，「中國史應該好好重寫一遍，……不只是為了要能詮釋過去，而更要從歷史中肯定努力的方向」…。像這一類的反省性思考隨處可見。

在這本書中，他最感興趣的問題是：中國戲劇為什麼晚出？何以中國戲劇發展那麼緩慢？他認為：中國戲劇是在一個早熟的倫理文明底下，中國倫理世界僅僅是在人最低的生存水平上，而不是在最大可能性的範圍內面對人的問題，這個倫理世界的理性在於化約人的慾望，甚至理想，而走向宗族主義擴大的集體救贖的倫理，這跟宗教式的提撕個人生命的救贖，在基調上，一方面是互相排斥的，一方面又不能不相容，因為在宗族主義的集體救贖倫理之下，人迫切需要精神的出口，宋元以後之戲劇的出現，補足這個出口，而使得中國文明成熟、定型，但同時卻使中國文明慢慢庸俗化而衰老了…。

他開始從這裡，不斷地追問一個問題：這樣的集體救贖是社會性的必然嗎？如果是，集體救贖的出路又在哪裡？大約一九八一年我還在政治牢裡的時候，他給我一封信中提到：

集體的救贖是歷史性的、反個人的，在最高意義上也不會超過時間所賦予的社會性的，這種救贖之所以不能被滿足，不只在於它帶著趨向動物性和形而下的解決問題，更在於它不足以探討真正和絕對的救贖，即是救贖和自由是沒有現實條件，因此它更能解決和充實人的困境和意義，……也許只有這樣，救贖才不至於走進牢籠，自由方不至於導致另一種不自由。

最後這句話也是杜斯妥也夫斯基不斷關切的問題。在另一封信裡面，他不斷地引用杜斯妥也夫斯基講的：「我以絕對的熱情去追求自由始，而以絕對的專制終。」然後，他在信裡問我：「人的“救贖”怎麼想？你看過杜氏的〈宗教大審判官〉未有？你對他說人的之需要條件與人的處境有什麼看法？我們下一次對這問題好好談談」。在我跟他的談話中，我感覺到他的思索深入到宗

教、哲學層次的問題，去追問諸如西歐基督與反基督、絕對精神與專制的辯證關係、自由與強制、相信生命意義與不相信生命意義，也就是：自由與奴役的問題。他對中國文化基本上沒有超越性之宗教性這一問題的思想意涵三致其意。假如假以天年，他再活二十五年，到今天，我相信會有非常豐碩的成果。

現在我重看他的書信跟殘稿，我想著唐某晚年對歷史、對文化的反省，我常在想：如果唐某今天還活著，他會怎麼看這二十幾年的變化呢？這幾年我最感觸的一個問題，就是我們怎樣對歷史反省。在二十世紀，出現幾次人類歷史也不多見的浩劫，納粹、史達林主義、文革等等。這些都不是野蠻民族幹的，像德國文化，有過貝多芬、巴哈、康德、黑格爾、席勒和歌德這樣偉大的文明，但納粹這樣的東西就出現在這樣的民族；俄羅斯也有很輝煌的文化，普希金、杜斯妥也夫斯基、托爾斯泰，但史達林主義也是出現在這樣的民族；中國文明當然也有光輝燦爛的一面，但是文革這樣的浩劫就出現在這文明國度中。更值得深思的是，我們可以看到在俄國對、在德國，對史達林主義也好，對納粹主義也好，都可以看到很深刻的反省和思想出現，就連日本的軍國主義，我們也可以看到像丸山真男這樣的思想家提出深刻的反省。

但是，文革這樣的大浩劫，到目前為止雖然有很多描寫其傷痕的作品，但比較深刻的思想性的反省，好像沒有太多深刻的思想成果出現。我想像唐某晚年思考的路徑，會不會對人類的苦難、人類心靈的幽暗所造成產生的一些歷史問題，提出一些比較深刻性的思想反省？我相信以我過去認識的唐某，應該會走這樣的路。

二十幾年前，我跟在座的南方朔到香港大學參加一個研討會，我寫了一篇討論陳映真最後的三篇政治小說的論文，〈歷史、政治與倫理的糾葛——試評陳映真的政治小說〉，在台灣，我只有看到陳映真挖掘過上面這個問題，但是我認為陳映真打開門卻不敢進去。陳映真在《山路》中透過蔡千惠，一位老政治犯的未婚妻，在一封寫給即將出獄的未婚夫黃貞柏的信中寫到：

……近年來我戴著老花眼鏡，讀著中國大陸的一些變化，……我只關心如果大陸的革命墮落了，國棟大哥的赴死，和你長久的囚錮，會不會成為比死、比半生的囚錮更為殘酷的徒然……

陳映真在另一篇〈趙南棟〉中更藉著老政治犯趙慶雲彌留時的情景質問到：「這樣朗澈地赴死的一代，會只是那冷淡、長壽的歷史裡的，一個微末的波瀾嗎？」我以為，陳映真的質問有著天問一般的倫理的震撼力。

我想陳映真這裡所謂的墮落，是指中國走向走資的問題，但是，革命的理想不應該只是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一類的問題，革命的理想，若從馬克思的傳統來看，應該是「人的解放」才對，如果是這樣，那我們要怎樣面對、反省文革浩劫，要怎樣面對、反省六四，要怎樣面對、反省毛澤東主義專制主義的問題？是不是我們也應該從「人的解放」這個更具有倫理性的角度去反省？

我想，唐文標如果再活幾年，他可能會碰到六四，碰到大陸的變化，碰到台灣今天的亂七八糟，他會做怎樣的反省？我想他一定会有很多深刻的思考、反省貢獻給我們，而且這個思考、反省不會只是一個雜文式的，我相信他會是一個哲學、宗教式的，很深刻的一個反省，我想這一點是我們最感到遺憾的。

主持人林孝信：

謝謝陳忠信老師非常深刻而豐富的引言。從陳忠信老師的發言，我們都能看到唐文標的社會實踐，後來發展到很深刻的程度，甚至思考到整个人類的文明救贖的問題，這些都是唐文標非常珍貴的一面。他也提到，如果唐文標沒有英年早逝的話，說不定還有更多的創見，現在很多困難的問題，唐文標或許能帶給我們一些啟發。

最後我們就請台北學派的另一位－南方朔來為我們引言。南方朔大名滿天下，我只簡單引述一個小回顧。唐文標去世的那年，一九八五年，我在美國不能回台灣，我們在海外聽到這消息，非常感傷，辦了一個會來悼念他。那時我在美國辦台灣民族運動支援會，每年都有夏令營，那年夏令營我們剛好有幸邀請到南方朔，聽到了唐文標去世的消息，我們在會場上布置了一個追悼會，可能是海外唯一的追悼會。那次我也聽到南方朔在台上做了一些介紹，使我們更了解唐文標先生晚年的一些情形。讓我們歡迎南方朔先生。

與談人南方朔：

謝謝林孝信。在座各位讀書人，唐某的朋友，特別是邱大姐以及唐文標的公子，今天這個場合非常不容易，唐某已經過世這麼久了，很多人都把他忘了，或者把他放在心裡的角落，那個角落也越擠越小了。可是作為唐某的朋友，我一直在想，假如要我談唐某，有甚麼事情，能夠讓我過了這麼多年，還能講得很清楚，而且表達出我以這個朋友為傲的？今天很多人講唐文標，但是很少人會講一個人慷慨的程度，我們要知道，一個人要慷慨是非常不容易的。唐文標朋友那麼多，你只要向他靠近，你總不會空手而回－他有這樣的人格特質，這個特質就是「慷慨」。邱大姐跟唐文標結婚以後，一定很抱怨，唐文標為什麼這麼窮？在台灣當了客座教授那麼多年，錢都跑到哪裡去了，是不是泡妞泡掉了？我跟各位報告，唐文標的這些錢，通通給了朋友了。一九七〇年代有三萬塊，可以在永和買一個透天厝，唐文標是一個客座教授，客座那麼多年，他賺了大概上百萬總有了，把這些錢加起來拿去永和可以買二三十戶房子，他把這些錢全部捐給了朋友。我活了一輩子到現在為止，或者到以後，我想大概不會有這樣的人了，一個可以對自己的身外之物如此不吝惜的人。

沒有唐文標，不會有夏潮這個集團。夏潮有多少人，是靠著唐文標把自己所有的薪水全部拿出來。那時候每到唐文標領薪水，都有很多人到他那邊請求幫忙。他晚年的時候，有一天我很無聊，我跟唐文標算過，差不多是那時候的錢七八十萬塊。其實他的人生有很多苦難經驗的，可是他並不會把他

的苦難經驗內化成節儉，內化成自私、保守和摳門，他反而是更加地昇華。把自己有的通通都捐給別人，他的慷慨很少人談到，頂多是談到一點點，能夠講出具體數字並且解釋清楚，我覺得非常難。他的慷慨是我生平僅見。

在耕莘這段時間，我很不忍心見到我三個好朋友的過世，其中一個，是台灣人裡讀馬克思讀經濟學讀最好的——剛過世不久的許登源先生；另一個是我認為台灣讀存在文學讀得最好的——郭松棻。這兩個我的老友，都是戰後談新左翼或後左翼，思想界的了不起的人才。台灣從戰後以來，不能談「左」這個字，「左」就是個很髒很危險很沒有程度的字，被國民黨比做青面獠牙，台灣就是完全不能談左的思想。但是我們都知道，人不左，哪有思想？坦白說，右派沒有思想的，對不對？哪有人道思想？哪有人進步？所以一定要左，才有新的東西，才有進步的動力。對於人類文明的未來，我想在座各位一定有這個認知的。許登源是經濟的，郭松棻是存在主義的，可是在一個更綜合的人類文明思考上，我認為全台灣在過去半世紀以來，最高最高的第一人，就是唐文標。

剛剛陳忠信講唐文標，講台北學派，為什麼唐文標一天到晚喜歡在嘴上講？在我認為，他所看到在那時的西方，一九五〇年代就已經出現了，到一九六〇年代開始變得很有條理，從「新馬」到「後馬」，在法蘭克福學派裡，有更大的向度在展開中。法蘭克福學派裡，有一個人，我認為唐文標跟他很像很像，叫作班雅明。班雅明死後，他的朋友給他一個封號「最後的文士」，他不是一個知識份子，他是個最後的文人。我們知道在西方的思想家之前，是文士階級，這個階級出現了很多大人物，像山謬強森，他就是文士階級而不是思想家。西方最早的思想界人物，談到很深刻的問題的，全部是文士階級，所以近代的美國文學家Harold Broke，他不談文學家，他談文士。班雅明是最後的文士。班雅明有個很有趣的比喻，就是我們看歷史總是背對著歷史，整個歷史的碎片是朝我們迎面而來。一個人從事文化與歷史的批判時，所面對的是過去無數歷史的碎片，人在其中會產生救贖情懷，因為越看越深刻。唐文標的一生都在找那時代最敏銳、深刻能反應社會的價值的問題。

他年輕時很喜歡李爾克，台灣也很喜歡李爾克，我到現在為止也很喜歡，但態度很不一樣；那時台灣喜歡李爾克是一種逃避到假高尚裡面的，所以他最早開始批判李爾克，批判台灣的主流價值——台灣的讀書人覺得不談艾略特、李爾克很沒面子，他便批評李爾克。台灣人不崇拜張愛玲，各位都知道我是張迷，張愛玲全集的序是我寫的，這是我一生中最虛榮的一件事情。早年的時候，我跟張愛玲最大的批判者唐文標吵過架，我說我們可以討厭張愛玲所寫的那個世界，但是憑良心講，我們還是不能不喜歡張愛玲。唐文標會從西方的唯醜詩學到假高尚的李爾克，到張愛玲，他從這些人身上很敏感又非常有衝撞性地，達到他的批判作業，反映了他的用心良苦，做為一個社會批判者，你一定要從很多社會最敏銳的關節上，做很深刻的探討，才能夠找到這個社會存在於底下、很致命的文化元素。所以他的批判事業是越到後來越深刻，自然而然會走到班雅明的程度。我這朋友死得太早，他關心的事情又太多，假設他死得不是那麼早，他會變成台灣戰後很偉大的思想家，不是

馬馬虎虎的偉大，他偉大的程度大約是德國的班雅明或是阿多諾這樣程度的人。這麼傑出的一個人，老天不垂愛他，但是我相信，在座一定有一個人，老天爺比較愛你。意思是，唐某走過的路，反省的很多問題，假設我們在座有人喜歡自學的話，再重新整理耙梳，我們可以找到在他的思想裡，一定有很多東西是比我們早了很多年的，一個厲害的人的思想就是比一般人早了很多年的，如果今天我們將他的筆跡拿來耙梳，重新解釋，那麼老天爺比較愛的我們，可能會活得比較久一點，讓我們好好經營唐文標對世界的關心的情懷，才能真正可以落實。

主持人林孝信：

非常謝謝南方朔非常深刻而有感情的介紹，而且對我們這一代人也提出了一些期許和挑戰，看看能不能某種程度繼續完成唐文標的理想。剛才有提到兩個思想家，其中有一位郭松棻，我記得我第一次認識唐文標，就是郭松棻、劉大任、唐文標三個人，從加州開了一輛破車往東走，那時他們要辦大風雜誌，籌備的時候，保釣運動還沒發生，後來再籌備半年左右，保釣運動就發生了，就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們可以說，唐文標可以算是最早點燃保釣運動的人。我們都知道保釣那時柏克萊大學起了非常大的作用，那時有個「戰報」，裡頭有兩個主要人物，就是劉大任跟郭松棻，事後看來，還有一位就是唐文標。但也許當時他有更深刻的見解，他覺得他不要那麼多的露面，因為他要回台灣，後來他回到台灣發揮了非常大的作用，他的實踐在台灣引發了夏潮和很多社會事件的發展。在他的晚年，又深化到很多哲學思想層面，這點我們非常謝謝南方朔，對他的思想脈絡與潛力提出了非常具有啟發性的透露。我們四位的引言暫時到此，現在開放現場提問。

成大博班蔡依伶：

我想要請教在座各位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郭紀舟在九〇年代中訪問夏潮集團時，曾經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南方朔表示，唐文標當年在判斷要不要回台灣的時候，他提出一個想法是「如果要搞左的，一定要回台灣搞」，我想問的是，當初這件事情他是怎樣判斷的？第二個問題，我們在唐文標先生的年表裡面，在台北學派的下面有一行字寫著「希望可以從事台灣社會性質分析」，所以我也想要請教杭之老師或是南方朔老師，當初是怎樣的構想？

與談人南方朔：

要成為一個學派，總要有具體事物具體分析，台灣社會期刊應該就是那樣的落實，我想這大概周渝、陳忠信比較知道一點，我比較不知道。我想唐文標會到台灣來，以一種比較高明的方式，讓台灣的左翼復活，這應該是對台灣社會蠻正確的判斷，儘管戰後台灣舊的左翼已經完全瓦解掉了，可是事實上，一九六〇年代台灣留學生出去，以及台灣跟西方越來越有溝通的關係，所以台灣的新思想一直進來，台灣的新左翼是有空間的，那時發展的確為新左翼準備了很多土壤，在這樣的一種場景之下，我認為他回到台灣來，我們都知道唐文標是香港人，在台灣社會那時候，一個外來的人很難在這麼短

的時間裡面被別人喜歡、發展影響力，很難很難，我們的文化界是很排外的。所以唐文標常常有一些感慨，他是有挫折的，是被打壓的，台灣有很多文學大家，那時我親眼看到的，看到唐文標來就說：「你不要講話。」所以唐文標能在台灣的文化界有這麼大的影響力，我覺得真的非常不錯，我認為他會選擇台灣，他在這裡真的發揮了他一生最大的功能，而且我認為，若干年之後，唐文標會在中國大陸復活，我有這樣的直覺，因為中國大陸的讀書人一直在找唐文標這樣的角色。

周渝：

講到唐文標，我是在民國六十五年、一九七六年創辦耕莘實驗劇團和耕莘影劇實驗研究社。我記得我在東海大學的時候，當時台灣的戲劇只演兩種戲，一種是反攻大陸，一種是下跪「爸爸我錯了」，包括整個戲劇、電視劇和電影，都是假的語言，所以我一直在尋找真正屬於社會真實、年輕人的語言。那時所有劇本都要送審，我在耕莘研究院借場地，我不是天主教徒，但是一個開明派的神父米蘭德先生支持我們在裡面活動，就開始搞出了耕莘實驗劇團。在這兩年裡，我們演了一些戲，也辦了很多轟轟烈烈的電影欣賞會，包括陳映真出獄後第一次對外的演講，是我們在耕莘實驗劇團放映《單車失竊記》後，請他進來演講，他非常感性深刻動人的演講，打動了很多大學，讓他去演講。我就在那個時候，在紫藤廬我的老家，我父親一九七六年離開台灣，把房子丟給我，我每天晚上門是不關的。那時搞實驗劇團有很多社會邊緣的、大學畢業的跑來這邊住，我們晚上就喝酒抽菸喝茶，唐文標來了以後，知道我們做的一些事情，很喜歡我們，開玩笑說我們是「藝術家的人民公社」。我們那時是很窮的，大家都沒有薪水，只有一個祕書負責執行行政任務，他領三千塊，然後我們要演戲要什麼錢，是靠耕莘實驗劇團、電影社賺一點錢來養耕莘實驗劇團。有一次王津平突然拿了十萬塊錢捐給我，我好感動，覺得王津平這個朋友我交得真不賴，他跟我講的理由我也忘掉，我不曉得這是唐文標的錢，是事隔很多年，耕莘實驗劇團早就關了以後，偶然機會突然談到捐錢的時候，我才知道是唐文標送的，而且他那麼細膩，那是他拿了文藝獎的獎金，他託給王津平交給我們。

接下來我要講台北學派到台灣研究。當時我最最佩服的朋友、台北三醜之一的陳忠信，他跟我算是很深交的，我們從東海大學來到台北，都一定是住在紫藤廬，見到各方來的人在那裡高談闊論，他就慢慢有個想法，要辦一個雜誌，能夠站在左派立場，不是知識分子的、不要站在西方的圈圈下來套台灣，要從台灣本土發聲，有自己的分析產生，我想這個思想是不是等會要請陳忠信講一下，是不是唐文標最先提出的？我自己不是一個搞思想的人，也沒有能力搞學術，如果有人要做這個事情，我本來就要全力支持的。據我所知，《台灣社會研究季刊》雜誌到現在出了二十幾年了，也不是一下就出來，也醞釀了兩三年的討論，每個月發行以後，也在我那裡開會，紫藤廬一直在支持這樣的一個季刊，這一部分請陳忠信來講。

與談人陳忠信：

有關台灣社會研究季刊我先補充幾點，其實關鍵人物是清華的傅大為傳教授。八六年我出獄以後，他請我到美國去參加他們的夏令營，在紐澤西傅大為家裡，他當時還是劉兆玄的博士班學生。他想在台灣辦雜誌，問我各方面的實際情況，後來他拿到博士學位回來以後，因為只有我有編輯經驗，就是美麗島雜誌四期，受到唐文標台北學派思想的影響，也把這個東西灌進去。當時《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的發刊詞是我寫的，有受到過去跟唐文標交往的思想影響。另外，包括清大已過世的錢新祖教授，一個歷史學者，他也有這樣的想法，就是，《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的英文如果直接翻成Taiwan Study之類的，在國際漢學界就成為local study的東西，而不是以台灣做焦點的，A Radical Journal in Social Studies。但是一個團體發展總是會有分歧，慢慢地很多人開始淡出，包括現在台灣搞社會運動做的最好的柯志明教授也離開了，現在也變成一個後現代文化研究的大本營，我們也慢慢淡出了。我就我所知的提出這樣的補充。

主持人林孝信：

在剛剛蔡依伶的問題，我也希望能再有一些討論。這是我自己一個好奇的問題，因為蔡依伶剛剛問的第一個問題比較沒有討論，我希望再請黃武雄發言。

蔡依伶有提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事後想起來，唐文標是很有遠見的。我在美國參加保釣，懵懵懂懂、糊里糊塗被搞進黑名單，很久很久回不來。他很有遠見，很早就看到了一個方向，回想起來，唐文標很早就跟劉大任、郭松棻在保釣運動之前看到了一些發展、一些方向。大風雜誌的出版，事實是在保釣之前，隨著大風雜誌以及保釣運動刺激發展，唐文標可以說是一個代表性的人物。在那之前他就先趕回到台灣，把左翼的種子帶回台灣，這是非常難得的。把左翼帶回到台灣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不是「客廳的左翼」或是「書呆子左翼」，我一直在海外奔波了很久才漸漸懂得這點道理，所以後來我在各種可能的狀況下，尋求回台灣的機會。從這裡就能發現唐文標的眼光是比我們提早很多很多，在我們還不懂的時候，他已經有了這樣的一個見解，而這個見解真的在台灣發揮很重要的作用，甚至是海外影響保釣很重要的一個方向，這方向是到現在為止很多人都還不清楚的。

問題在於，唐文標為什麼有這個眼光？我們只能讚嘆他的眼光很了不起，但是他怎麼能有這樣的眼光？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就是個左派的ABC，做一個左派怎麼能跟社會脫節？有多少左派懂這個道理？當時海外有這麼多人參加保釣運動，大部分的人也都沒想到這一點。我是在海外奔波了很長的時間才漸漸認識到這一點，唐文標比起我，他是很先知先覺的。他為什麼有這樣的能力，也許是他為何會這麼了不起的原因。

魏慶榮夫人：

我是唐文標的晚輩，可是我先生跟唐文標非常要好，就是早上黃老師提

到下棋的魏慶榮先生。剛剛林老師問為什麼他有這樣的眼光，我稍微分享一下我的經驗。我一直把他視為我的長輩，所以我對他的觀察都是偷偷地、默默地觀看。從早上到現在，我還能隱隱約約感覺到，他跟我先生嘻嘻哈哈、吵吵鬧鬧的聲音。其實他教導我先生很多，因為我先生很想做一些社會運動，他在清華唸完數學研究所後，到台大做一年助教，那一年跟唐文標在一起，他一直在等台大博士班的機會，因為他不想出國，他覺得他在台灣能做很多事，可是唐老大堅持他一定要出國，我先生一直不肯去。後來哥倫比亞周院士來這邊找人才，很希望我先生可以去，但是我先生一直相信在台灣可以培養出一個很好的數學家，唐某人最後逼著他，幫他寫自傳、幫他寫申請書，他跟我先生講「每個人要做好他的角色」，我先生雖然很想做社會運動，他覺得我先生更適合作數學家，他幫我先生寫的自傳第一句話就是「I was born as a mathematician 我生來就是做數學家的」。我先生在哥倫比亞唸完書以後，很想要回來，但是周院士說，台灣不缺一個剛讀完學位的研究員，他希望我先生可以在美國繼續苦十年，學會怎樣做一個leader。十年後，他就回來。這中間他跟唐老大還一直有很多的聯絡。

我先生是五年前過世的，我想現在他們不知道在哪裡下棋下得嘻嘻哈哈很起勁。昨天在我們家找到一本書，希望可以藉著這個機會交給邱大姐。這本書我把它放在書架上做一個紀念，我想可能這邊更需要的人。這是《中國古典戲劇史初稿》，就像剛剛那個陳老師講的，是沒有裁邊的。他們兩個最常講的一句話就是「天空非常希臘」講完就哈哈哈哈哈笑一笑。

黃武雄：

剛剛孝信兄提到許登源，我要說一下，包括剛剛蔡小姐提的問題。一九九四年我生了一場大病，那是宣告三個月到六個月之內會死亡的大病。那時候許登源跟幾個早期美國一些左派的朋友，到我那裡去，帶回了一套台灣人民的雜誌送給我，我後來轉送給清華大學圖書館。這件事情跟蔡小姐提的問題有關。

很多人大概不知道在一九六〇年代後期，保釣運動還沒興起之前，在美國有一些朋友的主張是希望回到台灣來，才能搞左派的運動，許登源是其中之一，其他幾個朋友像Frances Chang張文棋，他現在人在瑞典，當年黃文雄、鄭自才發生刺蔣案後，張文棋幫了他們很多忙，在逃亡的過程裡，他擔待了很多責任，張文棋甚至還當過彭明敏的貼身侍衛，其實他是個讀書人，他在哈佛讀法律系，後來他放棄了學業來搞這些運動。當時沒有統獨之分，一點都沒有，台灣人民還是想走左派的路線，那時大家只想著，要改變政治就一定要回到自己的土地去，是在這樣一種概念下，這差不多是一九六八年左右。我記得孝信兄有一天寫了一封信給我，他那時在弄科學月刊，希望我幫忙，我大概記得那封信我寫了：我認為當前的問題不是在科學，而是在政治和社會。我們第一批回來的幾乎就是這樣。唐文標回來，我沒有跟他談過這些事情，不過我想在一九六〇年代後期，這種想法是已經存在，所以有一些人是匿名的。最近也有一些早年的朋友，設法在跟我連繫。像Frances我覺得他的

故事可以寫成一本書，當年很多有理想的人，今天都被埋沒掉了。

回來講保鈞，六〇年代後期我在柏克萊，反戰運動對我的影響比甚麼都大，在七〇年或七二年，保鈞在安娜堡開國是會議，我那時已在溫士頓教書，我沒有去參加，理由很簡單，不是單純爲了我要回來，而是我覺得不能在國外開國是會議，這不只是我一個人，而是一個團體的想法。最後我要重申我早上講的，重讀唐文標，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很感嘆，最近爲了要重讀唐文標，我試著去蒐集他的舊作，基本上已經不會在市面上流通，圖書館也只有少數能找到，我們是不是能透過這機會，積極一點，把唐文標的東西重新出版，如果今天這個機會能夠有一個新的思想的起點，這也是一件重要的具體工作。

主持人林孝信：

黃武雄提到了兩點非常有意義。第一個是保鈞之前海外的左派運動，我也知道一些，但是很多脈絡我不清楚。這段歷史在當時的條件下，是被埋沒了，到今天我相信台灣社會已經可以接納這些東西了，應該讓它出來，不僅是還原歷史，讓我們知道台灣過去很多有理想與熱忱的人，默默地爲台灣付出，希望它們有重見天日的一天。第二點就是黃武雄提到的，可惜王忠武不在，不然說不定他就會擔下來。應該把唐文標的東西出版，如果能夠出個全集最好，若不能，也至少出個選集，看清大台文所是不是能來承擔這個責任。

與談人陳曉林：

剛才聽到黃武雄教授的發言，我個人感觸良多。不瞞各位，其實我以前寫了很多文章，我到現在還寫很多文章，但是我現在除了佚名的以外，我不太署名寫文章，主要的緣故是因爲我辦出版社，當然就不好意思猛出自己的書嘛！所以我要跟唐夫人講，如果有可能，我希望能夠由我來出版唐文標完整的全集。

我辦出版社，其實不瞞各位，就是受唐文標的影響。我再講另外一件事情，六四的時候我出了很多民運、大陸學的書，但我另外也出了很多古龍的武俠小說，因爲，我自己當時很喜歡古龍的武俠小說，我介紹古龍與唐文標認識，他們也談得非常地深入。唐文標後來跟我說，古龍的武俠小說不僅是武俠小說，它是屬於某一種寓言、某一種追求社會正義、理想國烏托邦的想像，他說：「我們不能只把它當成娛樂小說，大眾文學、通俗文學裡面隱含著許多，不是學者所能想像的那種insight。」，我還記得他用那個「insight」，而且眼睛一亮。

那麼多年以後，我花了很大的力氣把古龍的武俠小說重新出版，我重讀古龍，我才覺得唐文標是非常非常有遠見的，在全台灣都認爲金庸是武俠小說的顛峰時，他就跟我說，其實古龍的武俠小說遠遠超越金庸。當時憑良心講，我也被金庸的盛名所懾，我認爲古龍的小說只是沒有時空背景，所以比較好發揮，我不認爲他深刻的人文意義有超越金庸。可是這幾年來，我真正覺得唐文標有他的遠見，古龍的小說充滿了後現代的意味，即使純粹從文學

技巧的角度來看，也有他不下於金庸的地方，更不必說他有某種象徵結構的意義在。

我所表達的是，為什麼陳曉林會放棄自己的寫作，然後去辦出版社？為什麼他把重點放在出版古龍小說，以及相關的想要帶領下一代的寫作者走奇幻武俠的路子？其實這跟唐文標有非常密切的關係。當初唐文標有很多文章，是我在當副刊主編，逼他寫出來的，我想在座包括尉大哥、王津平兄都知道的，可是歷史是很殘忍的，現在鄉土文學，很少人談唐文標其實是鄉土文學很重要的一個啓蒙者。當初我主編副刊時，鄉土文學也有很多的發表，現在都一併抹煞，沒有人在談唐文標、尉天驄、陳映真。

我回到唐文標講的：如果我們認為這時代是不公義的，我們就盡我們的力量做一些能力所及的東西，為這時代播一些種子。他非常鼓勵我辦一個出版社，希望能夠留下實際的成果出來。我認為將來古龍在文學史上會超乎各位想像的重要，而真正從台灣的娛樂小說、通俗小說看出他意義的，其實是唐文標。我是因為唐文標這樣講，才辦出版社，想把一些東西留下來。唐文標的東西，我有責任，我也非常希望出版。如果有更有力量的團體樂意來做，我也樂觀其成，否則的話，就由我來做這件事情。

陳振淦

大家好，我一直在猶豫要不要發言，我在想剛才大家一直在談唐文標，我覺得紀念唐文標，應該要效法他的精神跟行動力，所以我非常冒昧講這件事，可能不得體，還請見諒。大家今天紀念唐文標，分享很多唐文標過去的行徑和他的洞見，但是今天早上有幾個人用默默的記者會的方式，這些人是執政黨改選之後，所推薦的公共電視董事，他們用祕密的方式開記者會，只通知特定的媒體，宣布他們在之前為什麼要通過董事長的改選案。其實董事長鄭同僚剩不到一年的任期，我講的可能跟黃武雄講的是一樣的，就是在唐文標的時代，那時候沒有藍綠沒有統獨，公共電視是台灣唯一的一個公共的媒體，它在去年囊括金鐘獎超過了所有獎數的二分之一，今年囊括了金鐘獎所有得獎的百分之七十二，可是這樣的成績，鄭同僚被這些新任的董事，國民黨用填充的方式，在立法院通過增加董事席次，用絕對多數的方式，通過了這個改選案，監察院在上個月已經通過了糾正，就是這些董事的任職是有嚴重瑕疵的。但在這樣的狀況之下，透過黨政的方式讓公共電視整個內部改組，接下來將要來接這個董事長的人，他們不斷地從第一次的上任第一次的開會，當著這些董事指名說你應該下台，執政黨的高層很核心的人員，很直接地告訴公共電視，現在執政黨已經換人了，你們為什麼還要批評執政黨，還不配合政策。我在擔心的是一個公共媒體的淪喪，但很抱歉，到現在為止，在座所有關心唐文標的朋友，我還沒有在網路與公共媒體上面看到大家，也許大家真的太忙了，我相信這一件事情，對台灣整個未來公共媒體的發展，還有台灣的言論自由的發展，其實非常非常地重要。我這樣的發言可能很不得體，請大家見諒，我也非常期待大家對這件事情的關心。

陸鼎：

非常感謝各位老師的精彩講話，我是來自南京審計學院的交流生陸鼎。我也沒甚麼高見，就是有一點感觸比較深。各位老師講到，唐文標老師他執著地追尋理想國，另一方面他又很窮，他是挨著餓，他說：「挨著飢餓咀嚼苦難和愛。」，這讓我不由得想起了我看過的一部電影《開天闢地》裡面的一句話：「創造美好生活的人，他的生活未必美好。」我感觸很深，這種艱苦奮鬥的精神，非常值得我們年輕人來學習。我想請問各位老師，我們年輕人需要具備怎樣的素質和修養，來擔起以後的責任，繼續執著地追尋理想國？

與談人汪益：

直接回答剛剛蔡同學的問題，唐文標當初回來寫第一篇文章時，我認為他的動機是很簡單的：文章是離不開政治的，而逃避主義文學這樣的東西其實也是政治操作的結果，因此就區別了兩種左派，一種是浪漫的左派，就是唐文標，浪漫是沒有好下場的這種獻身組織的左派；還有一種是理性思考，需要覺得因為關懷而出發，才變成的左派，你與其把文學政治化交到政府手上，不如自己takeover做這件事情。

第二件我想補充的是，唐文標這個人最大的特質，就是所有的朋友都覺得他是一個可愛的人，他對人是一概平等的，這性格最突出的一點，就是他很具有批判性地評論，包括他對現代詩的作品。而他交的朋友是三教九流，我稍微糾正一下剛剛尉老講的話，那部車子是蔣孝勇的，不是蔣孝武的，這是非常重要的，蔣孝武是非常病態陰沉的人，蔣孝勇我不認識。唐文標說他是個非常可愛的人，他不會因為一個人的政治立場或背景而去評斷這個人。我坐在這裡，我認得出唐文標嘴裡的大左派、大右派，全部聚在一堂，只有唐文標才做得到。

與談人陳忠信：

剛剛曉林提到他願意承擔，像我剛剛交給邱大姐的稿，有很多只有老關在北京三聯書店出的稿子有，像台灣新文學史導論、談民變這一些在美麗島時談林爽文的，當然我剛剛看了一下裡面還是有很多錯漏的，我建議如果要編，應該包括過去像老王你跟張愛玲寫這麼長的序，你是不是也該幫唐某寫個更長的序，或者應該做一些讓更年輕的一代來讀，而剛剛說大陸將來會注意到他，我認為大陸有個時空的隔閡，這個消弭的工作很重要。

與談人南方朔：

簡單補充一個參考點，各位要知道，近代香港的中國人，是非常獨特的一群人，在香港很多文學家思想家在到了那裡以後，都不會把那裡看成是根。所以香港人認為這些都是南來作家、南來新儒家、南來這個那個…。香港給了他們很大的影響，譬如徐訏，在香港做到筆會會長、文學院院長這麼大的人物，他還是不認同香港，多少新儒家在香港，還是充滿過客心態。這意思並不是罵這些人，是很多香港出去的人，從中國的傳統過來的文化人，他們

經過香港以後，一輩子都在找心靈的家鄉。我認為我們要解釋唐文標，要特別選在台灣落地，我想不能特別講唐文標個人，一定要把他重新放在香港的大脈絡裡，才有更圓滿的解釋。另外，唐文標的書重出，我認為是很重要的，思想本來就是不斷的重新出版，重新解釋，這樣一個循環的工作。外國人到現在還在重讀亞當斯密，今年最熱門的學位是重讀韓詩，所有有思想內涵的著作，都一定要在歷史過程裡面不斷地重讀，我認為重讀唐文標，現在應該是時候了。假設曉林兄願意出唐文標的新全集，在選東西的同時，我要強調「重讀」的角色，謝謝！

主持人林孝信：

這一場的重點是談了唐文標的現實關懷，和他尋找理想國的執著。從這裡我們不僅看出唐文標是一個非常有潛力，也發揮相當光輝的一個思想家，他的價值可能更超越這些。從今天的討論看到，這些價值是從他的實踐中擴充出來的，不是從純哲學純思想這個層面出來的，這非常難能可貴。現在進入了後金融危機的時代，有更多的挑戰在後頭，讓我們想想看，如果唐文標活在現在，他會怎麼做？他有很多當時著作談到對某些經濟思想的批判，這些讓我們想到當未來社會充滿衝擊的時候，唐文標對理想的追尋與對現實的關懷，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資源。我們期待唐文標的全集能夠及早問世，一同實現南方朔說的，一起閱讀唐文標。